老楼故事

李治邦

一

东风里有六十座老楼,都是1958年盖的,那是“大跃进”的年代,为此,就给这片老楼起了一个“东风里”的名字。我出生在1963年,那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后的一年,好在我还年幼。等我懂事了,就到了1968年,虽然还是吃什么都靠票,但起码不挨饿了。东风里都是筒子楼,一般都是三户共用一个厕所,男女老少有时会赶上一起上厕所,却相安无事,谁着急就让谁先上,都不着急,就让着岁数大的上。男的和女的碰在一起,自然就谦让女的上。

这种筒子楼的设计者,据说后来还获了奖,说是让老百姓有了和谐的创想。再后来,我也成了搞建筑设计的,知道这种筒子楼的设计来自于苏联。东风里的六十座老楼,每一幢都是四层,每一层都是九户人家,每户都是四五个人,这成了一种标配,于是,像东风里这样的老楼,在这座城市里有七八处之多。

我每次上厕所都觉得灯光很暗,有时候灯泡还坏了,进去时只能摸黑,讲究一点儿的人家就点支蜡烛。那时上厕所是不锁门的,我家的那个厕所有两个坑,我小时候经常和小女孩蹲在里边,还互相聊天。我常忘了带手纸,都是那个小女孩给我。那个小女孩的母亲就跟我母亲叨叨,你儿子上厕所怎么不带手纸啊,总是我闺女给他。我母亲一说我,我就跟小女孩生气,说,用你的手纸这点事,至于跟你母亲告状吗?我最讨厌告状的小孩。小女孩委屈极了,说,我没有告状,是我母亲看出来的,我的手纸总是带得多。

有一次,从楼外面偷偷进来一个男人,直接去了厕所。我正在里边解手,突然进来一个男人,吓得我毛骨悚然。因为这个男人很壮,我就觉得像有一只熊蹲在我旁边。那天厕所里的灯泡还坏了,里面黑乎乎的,我看见那男人在抽烟。借着那点儿光亮,看到他头发很长,瞳孔好像是绿的。那男人不看我,只是朝我低声说要手纸。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个大人,喉咙很嘶哑。我说没有带手纸。男人骂了我一声,然后说,你不带手纸蹲什么坑?他指派我说,你出去给我拿手纸来,你小子要是跑了,我就打死你!这句话吓得我一激灵,提着裤子就跑回了房间。

我父亲和母亲都不在,我就跑到小女孩的家。小女孩正在做功课,我吓唧唧地问她,你父亲呢?小女孩说,你怎么了?我就指着厕所说,突然来了一个男人,挺凶的,非要让我给他去送手纸,要不就打死我。小女孩撕了几张手纸就去了厕所,她拉开厕所门递进纸去,就问,这厕所是我们三家用的,你是从哪儿来的?那男人没有搭话。小女孩又说,我有两个哥哥,都比你厉害。不一会儿,那男人从厕所出来了,狠狠地瞪了小女孩一眼。看见我在一旁,用手指戳着我说,你还算是个男人?你就是个屁。说完就走了。

后来听我母亲说,有一个被劳教的人跑出来了,但很快就被派出所民警抓走了。我没敢告诉母亲,那个被劳教的人跑出来后,还上了咱们楼里的厕所。我就觉得那个男人戳着我的时候,我的腿肚子有些转筋。

跟我住在一个楼里的小女孩叫浅浅,这是一个让我始终不能忘怀的女人。我每次写小说都想写她,可是一下笔就又找不到她了。眼前总是浮现她小时跟我一起上厕所的事,在厕所,她总是爱哼歌,说是唱给我听的。我说不爱听。浅浅就说,你不懂,喜欢唱歌的人才是最好的人,喜欢听歌的人也是最好的人。我不高兴了,说,你说我不是最好的人?浅浅笑着说,你算半拉好人。

我总在厕所给浅浅讲鬼故事,那些鬼故事是我胡编的。浅浅很喜欢听,每次我们在楼里见面,她都会逼着我给她接着讲故事,我说那故事都是在厕所里讲的。浅浅羡慕地说,你真会编。我说,那都是真实的故事。浅浅撇撇嘴说,我才不信呢。后来,浅浅的母亲找到我母亲,说,你别让你小子瞎编鬼故事讲给浅浅听,每次听完了回来都跟丢了魂儿一样。我母亲就说我,你有什么能耐,就会编那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我说,我长大了要当作家。我母亲气得笑了,说,你就天天在家坐着吧。后来我还真写出了好几篇悬疑小说。母亲说,你别讲给我听,都是鬼故事,吓唬人的。

三家共用一个厕所,卫生是一个大问题。我母亲是居委会主任,就安排三家轮流打扫和收拾厕所卫生。那时,这幢老楼总是因为没有人按时打扫,厕所里面总是臭烘烘的,居委会就组织邻居们到我们这儿检查,讲解轮流打扫的规矩和好处。楼里有人问我母亲,要是轮到哪家,哪家不打扫怎么办?母亲摇着头说,不可能,谁家不打扫就不让他们家上厕所,憋死他们。

我母亲这句“憋死他们”,成了东风里的一句口头禅,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我们单元厕所的两个坑总是堵,那时候下水道的管子也细,有人总爱乱扔东西,所以就总是沤着水。有人就在蹲坑的脚下各码了一块砖头,砖头垫高了也是麻烦,每次解大手都会有脏水溅到身上。浅浅就说我,你那坑里的水都溅到我这了,我是新换的裤子,你赔我。我只好给她赔笑脸,实在抵不过就给她讲鬼故事,我讲到精彩得意的地方,故意出怪音,每次都吓得她提起裤子就跑,说我是大坏蛋。

我和浅浅都是东风里小学的,但不在一个班。每次在学校里见面,她都躲着我。我很不高兴,就逼着她到了墙角,说,你为什么躲着我?浅浅说,我一看见你就想起咱们上厕所时你给我讲鬼故事,我就觉得你是一个“鬼”。我就笑,显摆着说,“鬼”有我长得这么好看吗。的确,同学们都说我长得很好看,因为有双眼皮的男孩子不多,再加上个子高挑儿,皮肤白皙。后来,我和浅浅都上四年级了,便不再一起上厕所了,她每次都躲着我,我明白她懂得了害羞。我起初还抱怨她,说,跟你上厕所多好玩儿呀,你怎么不来了呢?我每次忘记带手纸,只能拿报纸去擦。浅浅低下了头,居然红着脸回答我,你这个人太坏了。

我喜欢“浅浅”,这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浅浅的母亲跟我母亲不错,她也很喜欢我,疼我时就搂着我,还让我喊她“妈”。她让我喊什么,我就喊什么,反正喊完“妈”,她就给我一角钱。那次我一高兴,喊了声“奶奶”,浅浅母亲不但没给我一角钱,还踹了我一脚。浅浅比我小两岁,长得太嫩了,一掐一嘟噜水。那眼睛长得也乖,眨巴眨巴就能让人心痒痒。她的眼睫毛也长,跟洋娃娃似的,我总想拽下一根两根的。

我最爱跟浅浅玩游戏,最爱玩过家家,娶她当我媳妇。我和浅浅有时候到厕所,我站着小便,浅浅问我,你为什么能站着尿尿?我就得蹲着尿。我说,我爸爸站着尿,我也站着尿。浅浅好奇地说,让我看看你的小雀雀?我两手捂着说,不能看,我妈说让人看了那小雀雀就飞走了。浅浅忽然哭了,没好气地说我,我都是你的媳妇了,你还不让看。我就怕浅浅哭鼻子,就解下了裤子让她看,浅浅却一撇嘴,扭过头去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不想看了呢。那晚,我睡觉没敢脱裤子,还总用手捂着。母亲急了,说你犯什么毛病。我哇地哭了,说我的小雀雀飞啦。

我上学时,在学校的厕所里,忽然发现别人都有裤衩,而我没有。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没有就没有,你较什么真儿啊。我就跟母亲闹,觉得别人都有我没有,脸上不好看。母亲看我闹得凶,就找了自己的裤衩给我,说,你先穿我的。我穿上母亲的大裤衩,觉得暖烘烘的,特别舒服。后来,我把此事说给浅浅听,她撇着嘴说,你穿你母亲的,还是个花裤衩,男人是不穿这个的。

二

我家住在一楼的最西端,是一套两间的南北房。外间最早有一张床,我和两个姐姐还有奶奶睡在床上。靠南的里间有个双人床,是父亲和母亲的。荣荣家在二楼最东端,布局跟我家差不多,荣荣比我大几个月,她姐和我大姐、二姐是校友,她们年龄相仿,就差一两岁。姐姐们常带着我和荣荣一起玩,荣荣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好玩伴儿。荣荣比浅浅懂事,别看我有两个姐姐,可荣荣总是照顾我。为此,浅浅也想插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儿,可荣荣对我说,浅浅不可以的,她太爱花钱,人家也有钱,我们不能花浅浅的钱。

我那时很听荣荣的话,我在学校功课不好,脑子里装的东西少,就爱跟比我装得多的人一起玩儿。长大了我才明白,那是荣荣排斥浅浅,后来我说给浅浅听,浅浅就说,荣荣太有心眼儿。我家的床小,我总想在床上蹦高。后来我就到荣荣家去玩,她家是一张大床,我去了就蹦。荣荣拉着我的手一起蹦,后来竟把大床给蹦坏了,荣荣姐姐因此找我打架,还是我二姐给劝开了。那次,荣荣出了麻疹,我照常去她家玩,转天我也被传染上了。荣荣母亲到我家跟我母亲道歉,我母亲是居委会主任,总是和蔼对人的她也没有什么计较,只是对我说,你能让我消停消停吗?总给我惹事,长大了我怎么管得了你。

我上初中的时候,荣荣一家去了北京。临走的时候,我两个姐姐和荣荣的姐姐哭成一团。我和荣荣去了东风里的后街,那里有好多卖零食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卖糖堆儿的。荣荣给我买了两支,她举着另外一支等我吃完又递过来。她对我说,你告诉家里别搬家,我大了以后找你。说着,她眼睛里都是泪水。我给她擦,因为手里都是糖堆儿的碎末,弄得她眼睛生疼。我看着她说,我到北京去找你吧,我没有去过北京,我想去看看天安门。荣荣说,我给你写信,我在北京等你。我惊讶地问她,你会写信?荣荣点点头,说,你等着。

荣荣和我回来的路上,她告诉我,不要理浅浅知道吗,她会坏了我们的事儿。我问荣荣,坏了我们什么事?荣荣扑哧一声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傻呢。果然,荣荣一家到了北京不久,她就给我寄来一封信,我母亲看见很吃惊地问我,你这个小屁孩还能有信。我拆开信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彩色照片,是北京的天安门。我就磨着母亲,说,我要去北京,去找荣荣看天安门。母亲说,我还想去呢,你长大了就能去了。那天晚上,我做梦梦见到了北京,拉着荣荣的手去了天安门。天安门好大,我们俩迷了路,就在天安门前转悠。

津味文学作品专版

等我再见到荣荣时,我已经大三。东风里那幢老楼,能考上南开大学的就我一个,这让全楼的人都很纳闷。一个傻了吧唧的小男孩,居然考上了赫赫有名的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离东风里不远,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去住。大姐和二姐那时都已经出嫁了,父亲在海上钻探石油,就剩下母亲一人在家。

我每次回来陪母亲,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和母亲包饺子,我擀皮儿,母亲包。母亲依然是居委会主任,我真奇怪了,那么多年,母亲怎么就没有干腻?母亲对我说,我愿意干,我不干能干什么呢。母亲愿意看别人对她的眼色,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我不想破坏母亲的这个尊严感,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个尊严,她才逼我要好好学习。

母亲说,我没文化都当上了居委会主任,你有文化了,当一个比我更大的官,让我脸上就跟抹油一样有了亮光懂吗。那天,我正在家收拾东西,都是小时候看的连环画。荣荣突然来到我家,她长得很文静,白嫩嫩的皮肤吹弹可破,她身条很好,两条长腿站在那就像两根竹竿儿,整个一个模特坯子。我们很聊得来,天南海北。我那时喜欢滑旱冰,就在院子里一边教她滑,一边聊天。我讲了许多我的大学生活,怎么跟同学骑车去北京、去东陵、去盘山旅游,也提到了我大学的女友。

荣荣对我说,你还这么傻。我问,怎么傻了?荣荣悻悻地说,你跟我说你的大学女友干什么?我怔了怔没有说话,荣荣凑得我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儿。我说,我还以为咱俩还跟小时候一样呢。荣荣挺着胸脯说,怎么能一样呢,我都是女人了。我问她,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荣荣的眼睛里跳了一下,问我,你跟你女朋友怎么样了?我纳闷地问,什么叫怎么样了?荣荣急得攥住我的手说,你们做过啥了?我说,我就是亲过她。荣荣没有说话,轻轻抱住了我好长时间。

荣荣在我耳边说,我小时候就喜欢你,我就等着有一天能这么抱着你。我问她,你在哪所大学读书呢?荣荣推开我咬着牙说,我就知道你会问我这句话,你就是不懂事儿。说完,荣荣就扭搭扭搭地走了,我追了半天,她在东风里那院子里一晃立马就消失了,消失的地方正是那家卖糖堆儿的小铺。我看见小铺里那把子上插着很多糖堆儿,像是一摞摞的红叶,像是香山上的。我去北京香山时就想过她,确实是想了一下。

有一次,二姐回来对我没好气地说,荣荣是找过你吗?我说是。二姐又问,她跟你说了什么?我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说啊。二姐叹口气,她是来跟你搞对象的,说你有了就走了。我愕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二姐说,我到北京找过她一次,她跟我说的时候还骂了你好长时间。我不高兴了,那她为什么不跟我说。二姐说,你就是傻子,有女孩子主动跟你说的吗!

我后来经常去北京出差,偶尔也想起荣荣,但我们没有联系方式,那次荣荣到东风里来,也没有给我留下她的电话号码。我问二姐,二姐就给了我一个荣荣家里的座机号。我打了几次电话,都说是空号,就没有再打。我心里有些失落,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荣荣的,就是觉得她的心眼儿太多,多得我都数不过来。

三

住在我家楼上的是一家上海人,姐弟俩,姐姐小燕比我大一岁,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就像卡通片里的洋娃娃。我们一群孩子在院里玩儿,那时候觉得院子特别大,跑好几圈都不见得能跑过来。后来长大了,每次回来又觉得院子变小了。记得,还是我二姐觉得小燕跳得好,有天分,就哄着小燕蹦跳旋转。小燕的舞技也真不错,就跟芭蕾舞演员似的踮脚在那儿转,她的裙摆随着旋转高高飘起,几个小屁孩猫腰的、撑地的、仰卧的,全都拜倒在小燕姐的石榴裙下,女孩子们则在旁边鼓着掌,笑啊、笑啊、笑啊。

小燕特别可爱,知道是我二姐捉弄她也不恼。她就是爱旋转,她说转起来看我们都是一样的,她鼓励我也转。我就转,可转起来就头昏脑涨,再后来就呕吐起来。小燕很害怕,赶紧给我捶后背。我问她,你怎么不吐呢?小燕笑着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女的不吐。我知道她骗我,我就坚持转,后来就转得不比她差。再后来就跟她一起转,我们就像是两个尜尜,但没有人抽打我们。

别人不跟小燕说,还是我对她说,你跳得真好。小燕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他们不跟我说,而是你说。我当时就稀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喜欢你呀。小燕翻着眼皮对我说,你喜欢的人多了,浅浅、荣荣,你都喜欢吧。我点点头,小燕说,这不行,你要喜欢,只能喜欢一个人。我就说,那我就喜欢你。小燕点点头,说,我答应你了。

东风里后面有一片小树林,里边有几棵桂花树。桂花香的时候,小燕就告诉我,咱们过去闻,很好闻呢。我就跟着小燕去闻,确实很香。小燕说,我给你跳舞蹈。说着,就给我跳舞,很好看,特别是旋转起来像陀螺,好像再转就能飞起来一样。我给她鼓掌,她转晕了就倒在了我怀里,把我也带倒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倒在了地上。我问她,你不说你不晕吗?后来,我一闻到桂花香,就想起小燕的舞蹈。

我上初中的时候,小燕一家人回了上海。她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你到上海找我,弄不好我就会嫁给你了。说着,她脸色绯红,眼睫毛一闪一闪的,跟蝴蝶的翅膀一样。我母亲跟我说,不要跟他们玩,他们太精,你傻乎乎的。我告诉小燕我母亲的这句话,小燕噘着小嘴说,精什么,就是比你们懂得赚钱。我一直等着小燕从上海给我寄信来,就像等着荣荣从北京给我寄信那样。可惜没有,小燕这一家人就像泥牛入海。

我每次去上海出差,总想在街头能够邂逅小燕。再后来,东风里的人建了一个群,居然有小燕。我在群里说,你怎么不给我来信?小燕发了一个鬼脸,说是怕我去上海找她。看到群里人说,小燕是上海一家风投公司的职员,总是往国外跑。有一次,我去德国法兰克福开会,在临时群里居然也发现有她。于是,我们就相约在法兰克福见一面。

在歌德故居,我和小燕终于见面了,我发现她胖了许多,仔细辨认也辨认不出来小时候的模样了。小燕说,我就知道你嫌我胖了,这也是我不愿意见你的原因。我说,你怎么胖的呢?小燕对我说,她得了一种病,吃的药里有激素,身体就慢慢胖起来,现在怎么减也减不下去了。

我和小燕在歌德故居的小楼里转着,呼吸着歌德故居的文学气息。小燕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你写的悬疑小说,你真能编。你肯定赚了不少的稿费,我是做风投的,到时候需要你投资啊。我笑着说,我小时候就爱编故事,然后讲给浅浅听。小燕告诉我,浅浅离婚了,现在日子过得很糟。我问小燕,你跟浅浅还有联系吗?小燕说,我们总在微信里聊天,经常会说起你。我问她,你结婚了吗?小燕说,结婚了,先生是我的老板。我没有说话,想必她也是跟着先生转。

我和小燕走出歌德故居的小楼,外边下起了小雨。我把我的雨伞给了小燕,她支起雨伞,向我露出半拉脸。我说,我总记得桂花香,记得你跳舞时的旋转。小燕说,你从小就不懂风情,其实当年我是故意倒在你怀里的,你却什么也不懂。我笑着说,现在懂了。

小燕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之中,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在河之北(组诗)

季晓涓

天河之渡

你亭亭玉立左岸
海河母亲之北畔
津之河北
三岔河无声诉说
望海楼临水照月
“天津之眼”摩天轮
鸟瞰今世繁华
你拥握津城的发祥源头
身揽近代中国文化的摇篮

亦古亦今,亦中亦洋
津之河北
你有雍容大气之卓越风姿
你有婀娜多姿之摇曳风情
你有乡土之纯朴民俗
你有红色之信仰忠贞

穿越积淀的历史风烟
异国领事馆兵营洋楼名人故居
都沉寂下来,成为记忆佐证
遥望今朝——
车站、码头、游轮、桥路
擎多彩的梦在海河的柔波
在河之北你呈斑驳景色美不胜收
你敞开胸襟迎接八方宾朋
从这里启程,从这里归来
你一肩担起津城古老又崭新的骄傲
在河之北
做一个幸福的人

借这人间春色向你献词

借这人间春色
向你诚挚地献词
写你的水流千古
你的路通八方
你的桥凝固的音乐、舞蹈
惊鸿一瞥,你的阳刚还有柔媚
就长到眼里了
走马观花你的内敛还有谦卑
就嵌到筋脉里了
怎么能够无视你的美
怎么能够忘掉你的爱
这淅沥春雨涓滴不舍浇灌着大地
乱了方寸和形容
如我此刻压不住的韵脚
捉襟见肘着慌乱的平仄
无法贴切的笨拙献词

与你为邻

近代中国看天津 百年天津看河北
历史的河北 人文的河北
传说中的河北 现实中的河北
文化河北 美丽河北
上仰天子下拥九河
你留旧的颜
你有日新月异的色
在继承里大胆创新
在回望里携手古今

与你为邻
与你运河同水
同呼吸 共命运

与你为邻
用同一片夜色沐同一朵日光
在一条街道 在一个路口
驻足守望

同以北的名义
同为北之人
我们和睦为邻
永不迷失初心

中山路

你在我青涩的记忆里
青砖灰瓦,高贵典雅
那年的“十月”
不是日历是一所影院
日夜上演离合悲欢
一条中山路
百年老街百年沧桑如烟如梦
祠堂、总督府、碑林陪伴左右
遗存的文化立体着一座历史博物馆
一条中山大马路
从金钢桥到北站
一步一个故事
河北的故事
天津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

意式风情街

街是街,风情是风情
八国租借地晒盐地
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地
马可波罗广场
老名字,老样子
和平女神高高在上
见证天津河北人的宽容善良

如今这里仿佛欧洲街市
洋气地展示着天津的开放河北的包容
掩藏起伤痛放逐恩怨
留下和平在这条街
留住欢乐在这条街

游人,带着探寻,带着期待
邂逅宽银幕上
你的梦中情人在这条街

那一年,初长的腼腆少年
和一个小小的少女
在风情街不解风情

亲爱的,你在意式风情街
邂逅异国情调,邂逅爱情

李叔同故居

秋天来的时候你来了
在人间,偏偏选择这里
你早慧灵秀
五岁的法事超度亡父还不懂大悲戚
再长亦无不食人间烟火
更无落第之苦亦来不及做
玩世不恭的富家公子
津门故里一角天空虽窥见富贵瓦上霜
却还犹有老梅树底捉迷藏
你在这里饱读诗书
蓄养旷世才华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故居歌声的轮回里
一轮明月永照天心

觉悟社

觉悟
醒来
大浪淘沙
革命先烈
在这里集结
出发
求知
求学
求报国之路途
带着崇敬之心
踏上觉悟之旅
让爱国之志
在这里
血脉相传

曹禺故居

一声雷雨惊了华夏
河北区民主道25号
年轻的曹禺从这里出发
走上他的艺术生涯
一个舞台
二十四小时
三十年两家人的情仇恩怨

没有太阳的日子里
不甘模棱两可地活下去

掀开一幕人生大悲剧
控诉那个时代不平等的社会
你悲悯地
俯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梁启超故居

一代伟人
家国梦,赤子心
你以热血呼号
少年强,则中国强
在这里你休养生息
涵养中华之志

一代奇人
养九子生而为人
育九子个个精英
梁氏故里一门忠烈
民族脊梁,国家栋梁
可敬可叹

宁 园

当年清末官吏的种植园
如今是百姓的后花园

九曲回廊
湖绿山翠
怡然得月
宁静以致远
登上九层塔,在几十米空中
你看,这就是天津
依水而立
百年名园
它是天津几代人的童年
一花一草一木
有情又有义

海河上空的星(二首)

扈其震

华世奎

你生在老城厢“高台阶华家大院”
富豪家庭,对你却从不溺宠
中年后,定居在意租界小楼
你的一生,在京津留下传奇

4岁临帖,攻小楷、研隶篆,书海扬帆
站着写,悬手腕,练就了过硬臂力
《乐毅论》《宣示表》《史晨碑》多少古帖
托举你成为“津门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

不辱父教,16岁中秀才,19岁成举人
20多岁进京,授正三品
专为皇上撰写圣旨,好漂亮一笔正楷
曾为你赢来多少人生得意,敬仰目光

日本人在东北私立满洲国
有人劝你上书“贺进表”,以表旧臣忠意
你心如明镜,凛然拒绝,坚决不从
分裂国家和民族的伪事,你怎能去做帮凶

几多津门商家,敬劳你题写匾额
正兴德、敦庆隆、华竹百货、金九霞鞋店
正楷牌匾挂在门外,何等气派
墨宝召唤更多顾客,进店消费

天津劝业场,天津卫醒目地标
你拼就三张八仙大桌,运笔书就字号
大字榜书,顶天立地,气势恢宏
为中国书法文化史,写下闪光一页

卢木斋

瞻仰你晚年照片,木斋先师
能让我升腾起满腔敬爱之情
圆圆老花镜遮挡不住你的睿智与先觉
大把银白胡须,根根挺立着执着和刚毅

清末中举,你到直隶做官,任督学、提学使
深感八股文空洞无用,脱离世界先进潮流
自研算学,被聘湖北算学学院主讲
而立年入天津武备学堂,为天津最早数学专家

民国了,搬离元纬路,定居意租界
投入全部家产,创办系列新式现代教育
从卢氏幼稚园、卢氏小学,到木斋中学
为国家培植新型人才,你倾尽满腔心血

光荣的斗争传统,将木斋中学笼罩
天津沦陷,这里有“民青”组织在秘密抗日
地下党从学生中发展党员,冲锋陷阵的勇士
《曙光》《晓风》进步刊物,从学校飞向全城

你捐款捐书,兴办“南开木斋图书馆”
编印多种图书,振兴华夏文化大业
爱是美德的种子——此乃但丁名言
教育家先生,你的大爱随桃李走遍天下

文艺周刊

第二九七七期